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一

明 胡應麟 撰

二酉綴遺下

唐人小說詩文有致佳者薛用弱集異記文彩尚出元
怪下而山元卿一銘殊工蓋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
罕覩矣豈薛生能幻設乎余舊竒此作讀洪景廬隨
筆亦以為青蓮叔夜之流不覺欣然自快錄諸此良

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轅雕甍盤礎鏤
檀竦粲碧瓦鱗差瑤堦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
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
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
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
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
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
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右銘詞精鍊奧古奇語

甚多洪景廬擬作一章未堪伯仲也倘果出元卿則羽人能文當推上座稚川貞白皆退舍矣子瞻亦劇貴之作詩謂欲季孟元卿其指可覩至所引陳幼霞事誤隨筆已明

太白逸詩二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瑋跌宕即非真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能辦今備錄於下方詩云人生燭上花火滅巧妍盡春風饒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雨露貧不聞零落近昔我飛昇時慘見當塗墳青

松靄朝霞縹緲山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瓈魂念
此一朶灑長嘯登崑崙醉着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
曰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綠得雙鯉中有上元
章篆字若丹蛇遶勢如飛翔歸來問天老與義不可
量金刃割青紫靈文爛煌煌嚙服十二環奄有仙人
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
粧贈我疊疊珠靡間明月光勸我穿絡縷繫作裾間
璫挹予以詞去談笑聞餘香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

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真人像
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於江上遇得之
云即太白也又一五言律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
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
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
希聲云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此詩當是杜陵尾
句與今集中小異
夷堅志紫姑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
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綉幕

偷迴雙舞袖綠窗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
為相思放却針詩雖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
間也又齊東野語載女仙降箕賦三絕句其一云柳
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歸春寂寂
小窗和雨夢梨花云二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
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云屈曲闌
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
青團扇子知皆絕有風味可觀

野語又記一紫姑咏槽詩云寒崖雪壓松枝折班班剥
盡青蚪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劒脊半開魚尾裂五湖
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
聲搖落江天月又咏筆七言律云系出中山骨欲仙
何人拔穎縛尖圓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
椽窻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
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二作皆奇警有意非漫然酬
應者後一詩載楊用修集中

鬼詩極有佳者余嘗遍蒐諸小說彙為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以資談噱聊撮其尤

四言如玉盃金缸愿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綺縞繽紛翠睂紅粧王歡顧盼為王歌舞願得君身長無災苦右劉諷所遇鬼仙詩見玄怪錄此篇自曹氏後即六朝諸名世集中罕覩決非牛竒章輩所辦第不知何代何人作也

此詩二首其一已見

四言詩

又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又鳳凰和
鳴將翺將翔與天齊壤慶流無疆皆去前作遠

五言如孤墳臨清江每覩白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
巖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
如霰恨為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叙疇昔勿以棄
疵賤全篇古意又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
昭昭不照長夜臺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寄語世
上人莫厭臨芳尊又清遠道士川光共澄澈山影相

凌亂白雲翁欲歸青松忽消半此自是鬼語謂仙者
非又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為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
良賓又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來月色
照彩服皆佳

五言絕如星漢縱復斜風霜淒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
思欲絕命嘯無人嘯含嬌徒自嬌徘徊花上月空度
可憐宵可惜花時節依然獨自愁無端兩行淚長祇
對花流花前始相見花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

盡如夢幽意鎖嬌豔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
羅衣香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
木蘭歌皆有六朝風致宋落花詩如流水難窮目斜
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形容工絕又雲
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又
紅樹耿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七言絕如寒食家家盡禁烟野棠風墮小花鈿如令空
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何人窻下讀書聲南斗

關干北斗橫千里辭家歸未得春風腸斷石頭城相
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去
曉鶯啼斷綠楊枝侍燕黃昏曉未休玉階月色夜如
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湘中老人讀
黃老手援紫壘坐葛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
巴陵道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
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
飛花亂如絮海燕乘春却下來屋裏無人更飛去澗

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
長時惟對空山月惟七言律多猥冗無足采者

三句如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
千條入又涼風起兮驪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
試入華清宮分明記得開元中意味無窮絕可諷咏
又牀頭錦衾班復班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閒
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三詩體格特新然真鬼語也
品彙故臺城妓一絕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

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此首頗有大

歷意然是耿將軍青衣作非臺城妓也

見廣記妓詩精怪類

云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窻泣唯有春來雙
燕雛猶傍朱簾玉鈎立亦風味可人又五原分袂真
胡越燕拆鶯離芳草歇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
清秋月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夜清涼峰巒一
一俱相似九處堪令九斷腸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
高豔擁朝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綻綺筵

俱女

仙詩

又慈恩寺女仙詩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
烟披山色翠節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其二云湖水團
圓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移柄有似
佳期常不定二作俱工後篇遂不減作者第終不甚
類人間語耳又雙竹齋女子詩晚雨廉纖梅子黃晚
雲卷月雨侵廊天陰把酒不成飲識着無情更斷腸
其二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

臺何處問祇餘古木記宣華

宣華孟蜀殿名

又太平廣記鬼

詩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
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其二云浦口潮來初渺漫湖
心蕩漾采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再折看
又酉陽雜俎鬼詩流水涓涓芹吐芽織鳥西飛客還
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詩話總龜鬼
詩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
留得恰似相逢李少君又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此

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叫杜鵑又江
上桅杆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看江上
遙指桅杆笑殺儂俱奇詭足解頤

律詩諸小說罕載亦難於佳者樹萱錄記一女子云碧
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
隱瓊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頗
婉約可觀然樹萱是宋人偽作恐不足憑也又王生
西施挽歌云西望吳王闕雲書鳥篆牌連江張蕙幔

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臺春風何處到
悽恨不勝懷此首亦類晚唐而韻用轆轤格又桃源
夫人題中秋月云金吹掃天幕無雲方瑩然九秋令
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玉川瑤尊休
惜醉今夕正綿綿靈源夫人同題云高秋渾似水萬
里正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碾太清廣寒遊有路桂
子落無聲此地無弦彈棲鳥莫浪驚味二詩格調在
五代間又紫姑咏雨詩簾卷滕王閣盆翻白帝城兩

用雨事甚新而奇又一女子為鬼物所憑作金山詩
一聯云濤頭風滾雪山腳石蟠蚪亦佳錢仲文湘靈
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是榜起名在第六
今以為解首非也

見王伯厚
困學紀聞

七言律聯如鶯聲不逐

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腳流無全篇佳者

夢中作詩多鬼物所憑然有佳甚者如任復夢入武后
宮中詩唐宮秦苑皆離黍嘗遣詩人感倍增落日牛
羊歸已盡朦朧初月上乾陵其工不在唐人下又堂

殿無人御苑空幽花盡日度春風山鶯海燕依然在

時復飛來入舊宮

見翰府名談載詩話總龜夢類

蓋五代人作也許

渾登崑崙山詩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
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王安國遊靈芝
殿詩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抽毫不似
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皆可觀

又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

却蛾睂空帶九秋霜

西陽雜俎

還吳東下過蒲城城上清

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

古今詩話

天風吹起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

路傍人應笑忘還家

詩文玉屑

又焦仲先夢一婦人誦詩

吳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又咏裙百疊漪
漪水縐六銖冉冉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
聲題履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蒸霞起二
作俱奇警也見詩話總龜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

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
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
神仙至云庚溪詩話謂臨安鄔壁間一紙云云不著
名氏以為必神仙語彼不知為外詩也陶宗儀書又
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
詩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
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林外
異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事言之可以盡概其餘

矣右何子元餘冬序錄所記本一詩而參錯不全乃
爾然皆不如西溪叢語之實也叢語云太乙峰前是
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
無限花此作磐艮翁詩終南人父信本軍職終文思
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
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據此言之蓋本艮翁作
或題於酒樓不知者以為仙詩陶宗儀藍喬之說蓋
又因人題艮翁作誤以為仙故又訛為藍喬而又有

飛昇之說也

周密林外之說又因外有飛梁壓水詞而訛為此詩夫以一詩而紀錄參差四

見載籍他
可勝道哉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橘里漁村半烟草嘆今來古往
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中風帽四海誰
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
去也林屋洞門無鎖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
苔年年不掃右宋人林外題垂虹橋詞當時皆謂神
仙惟高宗讀之知為閩中人作訪之果外所題則前

詩非外明甚蓋因事相近而訛也

高宗知外閩人者以叶韻得之又蘇

長公嘲李伯時畫亦類此

草木子記范德機得十字云雨止脩竹間流螢夜深至甚喜既復曰語太幽殆類鬼作此意非范不能知然是鬼境非鬼詩是僧詩非僧境

樹萱錄宋王銍性之撰蓋幻設怪語以供抵掌取忘憂之義而鄭樵列於種樹家大為可笑其載元撰夢中遇李長吉白樂天等共賦詩至老杜一律僅四句宋

人詩話以為非杜不能真所謂夢中說夢者景廬辨
為秦少游詩得之矣然其詩亦頗有杜意今錄於此
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人西風有意吹
蘆葉落日無情下水濱樹萱載止此全首見秦集中
餘冬序錄載一方士降箕賦詩贈喬太宰稱李太白云
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朶
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
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

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
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
登蚪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瑤
瑤宮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
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按此詩王
長公野史考誤謂方士謬作以欺喬公且以為親見
其人矣則餘冬之誤可知第詩亦跌宕可觀因芟其
語之近俗者而錄於此

餘冬序錄又記玉山一道者還家詩云春色闌珊四月
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蓋柳為無寒漸
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綠繭竹籬烟憑誰寄語
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此詩亦國朝人所述語雖
纖瑣頗有風致又方士贈喬太師詩楊用修亦稱之
并大賞其書法云

七脩類藁載箕仙二絕風露淒涼雨過天窻疎有月到
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又有人以

芭蕉置袖中乞詩賦云袖裏深藏半葉青知君有意
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窗雨欠滴蕭蕭一兩聲殊可解
頤神靈當作神明凡箕仙詩亡出韻者或郎氏誤記
也又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
歌未闕金鈿零落馬嵬坡又天冷山城二鼓敲雲迷
洞口路迢迢玉窻童子燒松火遲我鸞輿下玉霄
又云一人召仙請作梅花詩箕遂書玉質亭亭清且幽
一句其人云欲題紅者即續曰着些顏色點枝頭牧

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雞冠花
云雞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為五更貪
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亦書首句以其人欲題白雞
冠而改也今後詩率以為解大紳云

齊東野語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叩其姓名不荅忽作
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
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大
驚知為淵聖降也

野語又云衆士人為七夕之飲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
八煞為說酒邊一士致仙叩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
伯降士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復請韻
士指辨云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
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伊軋
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
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
結煞亦警敏可喜錄之

又鬼詩雨滴空階曉無心換
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

牀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宮梨花寒食
夜深閉翠微中二首楊用修極稱之

仙七言絕如許碁詩閨苑宮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
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呂洞賓醉舞
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去秋空碧萬
里西風一劒寒無名氏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籍
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皆頗有
方外風然假託甚衆若虞伯生酒樓之類是也

詩有俗流口語而實出古人者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

人處陳後主詩一朝權在手便是令行時朱灣詩白
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林寬詩令全篇竝存可笑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二

明 胡應麟 撰

華陽博議上

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仲尼之博也而以
防風肅慎商羊萍實諸淺事當之則仲尼索隱之宗
而語怪之首也秦漢以還家相沿襲荒唐悠謬此類
實繁神異洞冥拾遺雜俎之屬率假託名流恣言六

合要之莊列山海實始屬階浸淫大洞竺乾諸部極
矣

學問之途千岐萬軌約其大旨四部盡之曰經曰史曰
子曰集四者其綱也曰道曰事曰物曰文四者其撰
也道多麗經事多麗史物多麗子文多麗集經難於
精史難於覈子難於洽集難於該四者之中各為門
戶古今鴻鉅罕得二三大都上資天授下極人功纖
毫弗備尚屬望洋咫尺未躋猶為止簣此其難也經

之流別爰有小學史之流別爰有諸志子之流別爰
有衆說集之流別爰有類書凡此數端蹊逕尤廣昔
人專一往往終身間遇兼長要非世用若貫穿玄宗
融鏡內典求之方外時有其人文士儒流涉獵而已
六經之學廣大閎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博於易者
有博於書者有博於詩者有博於禮者有博於春秋
者有博於爾雅者施孟梁京諸人博於易者也伏夏
周劉諸人博於書者也齊魯毛韓諸人博於詩者也

戴曹賀賈諸人博於禮者也公穀鄒夾諸人博於春秋者也劉郭張曹諸人博於爾雅者也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炫崔浩潁達德明數子諸經並釋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於析理博匪所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既精且博矣

宋世博於經學亦不乏人

此舉其重

諸史之文汪洋浩瀚材質所詣咸自名家有博於正史者有博於雜史者有博於古史者有博於今史者左

氏馬遷班固范曄諸人博於正史者也劉向崔鴻高
峻樂史諸人博於雜史者也譙周蘇轍劉恕羅泌諸
人博於古史者也蔣乂蘇冕王珪李燾諸人博於今
史者也治史則杜元凱之於春秋張守節之於史記
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之於三國子玄之通君實
之鑑伯恭之節元晦之綱綜兼諸史竝以博稱他如
兩司馬彪劉氏父子顯弟兄敞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子則有博於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辯者雜者兵者農者

術者數者荀況揚雄諸人儒之博者也宋翟田休諸人墨之博者也管仲韓非諸人法之博者也公孫魏牟諸人名之博者也鄒衍惠施諸人辯之博者也呂韋劉安諸人雜之博者也孫武尉繚諸人兵之博者也范勝賈勰諸人農之博者也張衡郭璞諸人術之博者也京房管輅諸人數之博者也漆園之評道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稚川之纂仲容之鈔克構之林子原之辯皆博於子者與

集則有博於騷者賦者詩者文者屈宋唐景諸人騷之
博者也揚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曹陸杜韓諸人
詩之博者也任沈王駱諸人文之博者也彼皆目下
十行胷羅萬卷旁蒐廣擷集厥大成名世之稱良非
襲取若劉勰之文心兼該體要鍾嶸之詩品歷遡淵
源蕭統之銓擇鎔鑑古今李善之注釋詳備顏末以
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藝館李明遠
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溢千卷小逾百軸其皆博

於集者與

經之纖賾而難明者莫大於小學小學之中又有博於
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子雲叔重陽冰楚金
博於文景純介甫農師元澤博於義堊王德明休文
才老博於音懷瓘永叔景伯明誠博於蹟元章長睿
世昌順伯博於考嗣真虔禮彥遠九成博於評總之
楊許顧陸覈字之源者也張李米黃研字之用者也
楊許不明八法張李靡達六書米黃罔會七音顧陸

罕窺四體至微竒辯怪若嵇康束皙又自名家即小學一端門逕十數古今博洽蔑能相兼其可易哉

史之繁重而難悉者莫大於諸志諸志之中又有博於星歷者方輿者氏族者職官者禮樂者刑法者錢賦者藝文者張衡崔浩劉炫祖暅博於星歷郭璞陸澄賈耽李昉博於方輿王弘僧孺李守林寶博於氏族張說蔣乂楊侃李燾博於職官蔡邕徐堅荀勗陳暘博於禮樂杜預牛弘高頴竇儀博於刑法桓寬劉晏

田況洪遵博於錢賦劉向王儉任昉柳詵博於藝文
總之又有博於古者博於今者如鄭樵五畧第述前
朝張說六官特詳近典君卿貴與庶幾兼得之矣

子之浮夸而難究者莫大於衆說衆說之中又有博於
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言者事者齊諧夷堅
博於怪虞初璣語博於妖令昇元亮博於神之推成
式博於鬼曼倩茂先博於物湘東魯望博於名義慶
孝標博於言夢得務觀博於事李昉曾慥禹錫宗儀

之屬又皆博於衆說者也總之脞談隱迹巨細兼該
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俳間出詭誕錯陳張劉諸
子世推博極此僅一班至郭憲王嘉全構虛詞亡徵
實學斯班氏所以致譏子玄因之絕倒者也

集之靡冗而難周者莫大於類書類書之中又有博於
名物者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
華林博於名物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
樂天之六帖景廬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

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玉彩珠英六帖法語之
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事歐虞祝
謝兼載事文杜鄭馬王獨詳經制大抵書以類稱體
多沿襲創造之力劉徐實難考究之功馬鄭為大至
纖微曲盡毫末咸該即陸澄王摛竝操觚翰未必亡
憾也

夫小學經也而子錯焉諸志史也而經錯焉衆說子也
而實史且經集錯焉類書集也而稱子又經史錯焉

故其學各有專門也

總之史出於春秋禮樂史則經也子出於大易論語子亦經也集出於尚書毛詩集又經也百家之學亡弗本於經也一以貫之古今仲尼而已

三代下儒術之顯有出荀況仲舒王通韓愈乎然荀述禮樂董究天人王擬六經韓起八代其學皆極博也文章之顯有出左氏屈原司馬杜甫乎然左窮九丘屈羅萬彙馬探千古杜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於

宋文盛於辭儒壹於道矣

左氏或云非倚相然左傳國語之宏富春秋博學之

士當為

首稱

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周室聃為藏史特富典墳至莊
列諸篇恣談百氏抑何浩瀚亡際也釋氏掃除文字
一切俱空而西天經教品目之繁不可億舉阿難獨
以多聞為佛上首其人豈遂出唐宋諸儒下哉世恒
以儒術寡要少功即今中國二藏之文總踰萬卷彼
其所謂無所謂空顧安能離博也第吾儒所博者實

二氏所博者虛弗可同年語矣

道之博於經方且饒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

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主淳于叔通晉

葛玄鮑靚宋陸修靜齊陳顯明梁章處玄魏寇謙之

后秦王嘉唐司馬承禎張果張臤葉靜能羅公遠王

遠知徐靈府成玄英文如海鍾離權胡慧超呂巖馬

湘蜀杜光庭宋陳搏張伯端薛道光白玉蟾林靈素

王中孚元馬珏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

王方平漢時孝廉顯於唐

世

釋之博於經典且富辯才者漢攝摩騰竺法蘭吳康僧
會晉支道林道安惠遠法護法深世友宋惠通僧愍
求那跋摩齊僧嵩梁寶志傳翕法暢四公惠皎僧祐
惠敏寶唱法雲陳洪偃真觀秦鳩摩羅什曇無讖曇
摩讖佛陀耶舍僧肇道融曇摩流支智猛僧伽提婆
周靜靄衛元嵩隋智果彥琮唐玄奘法林惠琳玄琬
玄奘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詵窺基流志玄覺

志昇澄觀神邕杜順法藏智顗法海義淨務靜慧旻
五代義楚贊寧宋惟白道通宗杲了元克勤契嵩延
壽道成慧邃正受道顯宗永智圓道濟元明本真覺
如意念常

諸方外士但據傳記中有著述或以博洽
名者惠能希運從諗義玄等雖或有經解

以禪故不列詩詞
顯者亦載別條

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漢淮南王東方朔魏伯陽徐景
休劉向王褒嚴遵襄楷魏何晏王肅徐邈任嘏晉羊
祜鍾會向秀嵇康王弼王烈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孫

綽孫澄張湛張憑謝安謝尚樂廣衛玠劉惔葛洪齊
張融顧懽梁陶弘景周弘正唐孫思邈王方慶顏真
卿張志和樊宗師陸希聲施肩吾王松年李泌李荃
羅隱沈汾劉商王叡宋歐陽修王安石郭忠恕張君
房蘇轍王粲曾慥彭曉樂史劉涇呂惠卿葉夢得林
希逸程大昌諸人皆綜貫道書者也

諸人多據史傳
及著述行世者

此下倣

漢傅毅牟融桓譚竺融晉許詢殷浩孫綽習鑿齒宋范

泰羅含宗炳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顏延之劉澄之
王僧孺劉義宣齊張融周顒蕭子良明僧紹梁沈約
劉勰裴子野阮孝緒劉之遴徐孝克元魏崔敏北齊
顏之推周甄鸞王巾陳徐陵江總隋盧思道虞世南
唐褚亮蕭瑀王維王縉梁肅李綦白居易柳宗元李
通玄李師正裴休房融劉軻李儼宋楊億楊傑王古
王隨晁迥井度蘇軾李邴王安石黃庭堅張方平李
遵最張商英張九成諸人皆覃研釋教者也

歷世文人學士有功經術者漢劉向劉歆杜欽杜鄴匡
衡谷永班固蔡邕三國王粲劉楨何晏譙周韋昭陸
績六代嵇康陸機戴逵孫綽干寶傅玄葛洪徐廣何
承天裴松之顧瑱王蕭子顯唐王勃顏籀韓愈李翱
盧仝劉軻宋歐陽修司馬光三王安石回專三蘇眉山二劉
敞二葉夢得李觀吳棫宋祁陸佃鄭樵董道陳傅良
楊萬里元吳澄吳萊劉因柳貫黃潛趙汴胡長孺吳
師道等雖淺深純駁造詣各殊皆著述可徵有功經

學者也

漢唐宋世文士通經術者尚衆此但據其名
字烜赫著述盛行

世而經術專門故
不繫列他率倣此

古今人主才美之盛蓋無如梁武者陰陽筭歷奕射琴
書靡不冠代而賦詩譚道徵事綴文每出一長輒與
專門名世竝驅至著述之饒尤為驚絕經則九經義
疏二百餘卷三禮斷疑一千餘卷史則歷朝通史六
百卷子則二氏經解數百卷集則自製詩文百二十
卷其富皆古今未有而所命諸儒纂輯華林遍略六

百卷弗與焉可謂學總三塗業兼七錄而表章六籍
有功聖門世但譏其事佛而閎才博識絕口無稱余
惜而志之余嘗疑為諸臣代筆然梁武素稱忌前寧
肯事此惟三禮斷疑出羣下帝折其疑今
諸書無一傳者湘
東之亡付煨燼矣

歷朝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傳儒林以紀經術文苑以
畜藝文輕重本自較然然古今烜赫之士恒得之文
苑至儒林所列類有不能舉名氏者蓋務華賤實今
古共然政猶唐世用人進士顯列明經下僚耳則實

學胡以弗衰而靡文胡以弗盛也

唐制以明經為孝廉詞賦為進士凡仕宦清華率進士得之孝廉冗散而已以故唐人詩歌極盛而經學式微間有一二兼通蓋不數見唐初孔穎達徐文遠等各為儒宗自是隋世之遺耳時繼起若三秦二蓋彬彬足數中高嗣運尚聞祝郭諸人此後頓寥寥也

唐語林云大歷已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裴蒨

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閔通經地里則賈僕射兵賦
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歷筭則董純天文則徐
澤氏族則林寶此所載中唐後經術士皆史所略者
中惟啖趙賈杜蘇蔣稍見唐書餘大抵沒沒也漢魏
六朝諸人儒林自有傳此不錄宋初邢曷等尚多以
注疏顯至洛閩譚理而經學迴別前代矣

賈僕射耽也杜太保

也佑

隋劉炫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稅炫自陳於

內史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
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
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麤竝堪講授周禮儀禮穀
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
數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
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
除殿中將軍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嗟異其能也三代
以下窮經之士兼該融貫有若是乎而且泛濫羣籍

綜覈九流撰造典墳修明法律自古經籍子史學問
文章蔑能合一炫悉有之傳稱其眸子精明視日不
瞬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圖右畫方目數耳聽口
誦五事全舉無所遺失信異人也考之炫史學絕少
發明文筆僅堪鼓吹要終以經術勝然亦豈易得哉
同時劉焯亦博通五經算術九章周髀七曜推步星
辰量度山海靡所不精二人俱生周時俱仕隋世俱
劉姓俱北人非兄弟而名相類非邑里而同室讀書

閉戶十年宇宙奇事也

二人同應隋召全得罪事尤可笑焯先卒炫以餒終惜哉

文人以博雅名古今莫過劉氏蓋代不乏人矣錄其尤
灼灼者漢劉向劉歆魏劉劭晉劉沈劉實宋劉歊劉
琨劉湛齊劉蚪梁劉顯劉逖劉峻劉杳劉敞劉訐劉
霽劉祥劉昭劉繩劉臻劉諒劉之遴北朝劉芳劉晝
劉蘭劉懋隋劉焯劉炫劉善經唐劉孝孫劉知幾劉
仁軌劉允濟劉軻劉鄴劉蛻五代劉希古宋劉載劉
琦劉易劉敞劉放劉恕劉義仲劉弇劉清之元劉因

劉霖此外詩文之士如梁劉孝綽一時羣從七十餘人亦古今絕異而博雅不著二三殆各有天授也六代文人類耽載籍故該洽之士往往有聞晉則張華郭璞宋則袁豹陸澄齊則王摛何憲陳則虞荔姚察魏則崔浩高允齊則邢劭魏收周則庾信王褒隋則劉炫蘇綽皆其著者餘人晉齊尚夥陳頗寥寥大都入北矣

梁自武帝好學諸子彬彬繼之故博洽之士彌衆任昉

沈約江淹顧協僧孺子野孝緒之遊二周弘正二張

續諸劉峻顯諸賀瑒肩摩轂接競爽一時殆古今所

罕也此外淹通經術又十數人盛哉六代經學盛於梁以武帝究心

儒術
故也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武城人博學贍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歷律醫方藥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寮與談多屈於敏四公進曰敏學問疎淺不足上

軫冲襟臣脅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
沙門論以條疏徵敷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
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諍論借
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
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膺
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
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其日膺公與敏談論至苦
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

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歷數韜略機權飛伏孤
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
藝百氏與敏互為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忘歸然
敏詞氣沮於瞽不自得與疾北歸未達而卒按敏之
學業總兼三教咸極其精殆古今所未有雖廣記未
足深信要不為盡誣也

南北史儒林傳悉
不錄敏因記此

自昔博學而擅文辭者公孫僑左丘明東方朔司馬遷
劉向揚雄曹植王勃杜甫韓愈十數人耳陸澄李善

輩咸負書簾之譏與作者幾絕轡矣漢桓譚蔡邕魏
王粲劉楨晉郭璞張華梁任昉沈約齊邢邵魏收周
庾信劉炫隋許善心李德林唐虞世南許敬宗五代
徐鉉徐鉉宋劉攽南渡洪邁尤袤元虞集吳萊叅之
前人蓋其次也

魏略云潁川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太祖常遣詣臨菑侯
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
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

九擊劒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
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
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
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詩及當官政事宜所先
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
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還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
之天人按植本傳但稱少能誦文賦數十萬言不謂
博洽若此且事尤俊爽可喜錄之

史稱植經籍未嘗
去手世以敏捷類

以為不讀書者
故余特詳焉

學問在賦中最為本色故屈宋司馬班張皆冠古今以
其繁碩也而入詩最易誤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
不以學為賦而為詩六朝不以學為賦而為文故皆
失之然賦中又自有本色學問不可不知

陸澄著書力殫於經年文為學困也任昉屬辭才盡於
晚歲詩為學困也東晉劉晝作賦並見譏藝士蹭蹬
詞場是又稟賦所拘非必學問之累

王儉何憲齊之博者也而每屈於陸澄沈約任昉梁之博者也而恒咨於劉杳此專門之說也至茂先得竹簡以問廣微世南談姓譜而畏李守乃一日之偶長或一曲之偏至執此以言張不如束李可竝虞豈篤論哉

齊之有陸澄梁之有劉峻也鐵中錚錚矣然澄為左丞坐以糾劾免官澄上章自理詔內外詳覈褚彥回檢宋興以來類例甚衆竟以膚見謾聞白衣領秩峻作

山棲志序以黃初平為雨師蓋坐赤松子誤耳則劉
於往事有所未詳而陸於近典憤憤甚矣博古通今
儒名豈易稱哉

子產臺駘中壘貳負竇攸鯁鼠敬叔彭戾元遜僕囊賈
逵神雀張華海鳧沈括天祿雖覩記殊常而簡籍具
在按圖即事往往足徵多繇人不能讀不能詳耳第
非洞徹心胷安得達原左右三冬萬卷良不可誣至
東方命酒怪哉滅諸葛伐薪元緒烹未必盡屬見聞

要當得諸觸類若夫敬宗姦徒贊寧詭釋間操一得
曷槩他長段成式報時鐵不明出自何書亦難信也
曹冲刻舟以稱巨象懸鏡以舞山雞此類皆性識所鍾
靡關學習可名夙慧不屬多聞

茂先燔枯木班狸現形元遜伐老桑巨龜潰體二事絕
類四妖語同或有一訛非必皆實余謂狸既博識龜
亦靈明張葛愛才何至相苦遂令二木并喪天年惜
哉漫書發讀者一笑

括地志載陳倉人獵得獸似兔
遇二童子名之曰蜃亦名二童

曰陳寶與
此頗同

楊修黃絹李彪金鐘雖捷冠一時而義非玄妙至賈淵
之辯墟墓束皙之誦古文則又無假思維但憑考質
而已惟鄭欽悅推繹銘記異哉淵思睿測一至是乎
考之當時任昉沈約劉杳諸人世稱博洽積數十年
不鮮何語而鄭以頃刻徵之真古今絕識也

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
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

圮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
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
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文雖剝落仍且分明
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孟蘭
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詵并諸學官詳議數
月無能知者筐筥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生知前
賢不及近古未聞願採其旨要著之遺簡以成先志
深所望焉數日欽悅即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屬在

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為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也謹稽諸歷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

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巳巳是初圮墮之日是日巳
已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
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
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
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
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巳巳初圮計一十八
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圮也其所言者
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旬服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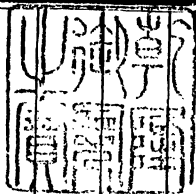
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
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圮
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已據歷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
歲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原卜者之意當待僕
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
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報焉李吉甫曰欽悅
精思通玄蓋僧一行所不逮方昇之貽書欽悅適授
駕於長樂驛得銘而繹之至三十里釋然而悟所云

據鞍運思頗有所得者此也按欽悅舊唐書不載新唐書特列於傳蓋異其人而知者特寡故詳著焉

酉陽雜俎云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甚損因召大將二人謂曰君可辱為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緋經市出城可踪之識其所滅處二將乃裹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識而返賈大喜令軍健偕往發之得粟數十萬又芝田錄云賈相公耽退歸急召上東門卒至戒之曰明日午有異色

人入門必痛擊之死無妨門卒稟命至午果有二尼
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傅粉如倡人婦其內服殷
紅下飾亦紅卒計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搗痛擊之傷
腦流血返走疾如奔馬旋擊之又傷其足狼籍毀裂
百步已上落草映樹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耽曰
死否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不死而失所在無可
尋之耽歎曰然不免有小災矣翌日東市秦失火延
袤百千家又耽見一病者謂惟飲黃龍浴水可愈卒

如其言亦見太平廣記唐三百年惟耽博識可方東方朔張茂先而世絕無知者傳但稱耽入相與王叔文章執誼不合罷略不言其博物因叢輯其說於此又一小說載耽好地理學每外夷入朝輒延致訪其山川土俗歷三十年所得備盡因撰次為華夷圖夫小說誠不足盡信而說者輻輳如斯豈皆妄幻哉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璫

員外郎臣牛棣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朱坦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三

明 胡應麟 撰

華陽博議下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
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興
焉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
之變也亦足觀矣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於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中壘平子景純崔敏崔浩劉焯劉炫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輿眇彼以為學問中一事也唐宋以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子安劉原父諸子稍能旁及餘遂寥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古人未易及也

古人之學有中絕弗傳者譜牒是也其學六朝最盛如王弘日對千賓不犯一諱梁武書成千卷僅紀數朝

至唐李守林實皆擅業專門老宿師儒莫敢與抗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譜牒之學遂絕不傳宋惟鄭樵羅泌號能究心然率蒐羅遼邈增益見聞而已非專門擅業者比也

鄭以員半千為六朝大謬員唐人其父慕伍員之忠遂易此姓見本傳中

凡譜系之學昉於漢行於晉盛於齊極於梁唐稍左矣其學故不乏也鄭氏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端臨通考存者不過數家勝國以還殆絕此門閥之變亦古今興廢一大端也

漢之為經者仲舒康成為史者馬遷中壘為子者子雲
淮南為賦者孟堅平子無非博極之士六朝尚浮誇
故博之名在張王劉陸諸子然玩物之意勝矣三唐
尚藻繪故博之名在王楊杜韓諸子然修詞之意勝
矣

漢以前其人其學實唐以後其人其學虛漢以前學者
務博之實而忘其名唐以後學者先博之名而後其
實此古今大較也至瓌偉絕特不羣之士則代各有

之矣

退之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似不屑屑茲途者廼
唐之韻學韓獨為冠又屢以奇字取稱何也歐蘇雖
不以學顯然歐於詩蘇於書易皆有傳注世共推之
亦前代文人所無介甫元晦自是學士不得以所長

沒之

韓韻學見
吳棫韻補

古今博洽之士有稱府者

傅昭劉顯
俱稱學府

有稱庫者

杜預號
武庫房

暉遠號五經庫谷
那律號九經庫

有稱厨者

王儉稱陸澄書厨
陳濟號兩腳書厨

有稱

簾者

李善又傳

有稱笥者

許懋號經史笥任昉號五經笥

有稱篋者

柳璩

號柳

有稱神者

鄭康成號經神

有稱師者

曹曾弟子稱曾曰曹師為立祠

有

稱聖者

劉臻精漢書稱漢聖

有稱癖者

杜預

有稱淫者

皇甫謐劉峻俱號書

注

有稱癡者

竇威

有稱志者

虞世南呼李守為人物志

有稱譜者

李守

又號

有稱秘書者

虞世南行秘書

有稱總龜者

殷踐猷號五經總龜

有

稱海者

何休號學海

有稱苑者

任末號經苑

有稱倉者

曹曾號書倉三

事俱見拾遺記

有稱樓者

李璣號李書樓

傳也見御覽讀書類與李善並識誚之稱陸澄書厨亦此類

古今績學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尼父韋編三絕亡論即
賢如仲舒聰如劉向穎如子建捷如孝標其勤咸百
倍於世之學者盛名所集弗虛也厥有目下十行篇
成萬字而終身沒沒草木共年母亦此道未至與余
生平駕劣世事懵然獨癖嗜青緗逾於飲食凡史傳
叙稱有全余好輒欣然領會踴躍於東隅閱唐宋諸
類書采撫前規漏遺泰甚因戲效昔人比事儷而錄
之衰病耗忘目睫之譏自分不免異時全好尚或有

當余束哉

中有一事數人或十數人者如不釋卷事百餘止錄稍異者餘映雪隨月等不具錄

絕韋

仲尼讀書韋編三絕鐵摘三折滅漆

又漆文三滅亦仲尼讀書

割席

管寧絕下

帷

董仲舒崔祖蚘鄭鮮之宋世景李密司馬光

穿榻

魏收讀書坐一木榻積久榻板中穿結

繩

李充讀尚書腰係細繩十尋每一過作一結計數萬餘遍

然糠

顧屑豆

朱倉擁

絮

江隆冠

朱穆讀書隆冠負圖

董藹又李充亦號負圖先生

擔笈

高允

劉晝閉

戶

劉焯劉炫諸葛穎各十年馮偉節三十年餘陶杜弘景姚思廉裴行儉張哀魯恭劉晝韋陟孫敬杜

門

陸倕諸葛穎

懸梁

孫敬鑿壁

匡衡寄廡

劉峻少貧寄居樓

建

張

章

所居掘坎為室讀書其中墮坑

劉峻讀書

掌錄

董

錄書於掌世謂仲掌鈔蘇秦張儀全學見異舌畊黃
玄掌錄見御覽書以掌題之見御覽舌畊安

讀書畫地成池又舌學董鵠鈔書於掌以舌
賈逵事見拾遺記舌學之掌為爛號舌學等身黃

中少聰悟父取書與身刺股蘇折肢樊深讀
等令讀之號曰等身書秦折肢書墜馬損目錫

讀書致荷鋤孔安國常林張引杖沈峻以杖鑄研桑
損右目荷鋤絃兒寬崔逞杖自擊輒讀鑄研維

翰鑄據鞍樊深讀書亡羊王育牧羊王蒙乘牛李密牧牛張
鐵研據鞍據鞍不輟亡羊育牧羊蒙乘牛密牧牛惴

棄灰承宮聽經驅驢李固驥却鹿裴螢車伐薪葛
棄灰承宮不覺驅驢驢負書去鹿休聚螢肩伐薪洪

伐薪拾薪承宮拾負薪劉貞采薪劉仁軌然薪范任
供書拾薪薪聽經負薪素采薪又董鵠然薪又畢

試爨薪侯瑾爨賣薪朱買乞薪郭瓊乞薪截蒲路溫
薪代燭賣薪臣乞薪照書仙鑑截蒲舒以

代折蒲

王育折蒲寫書

熨瓜

鄭灼心熱以瓜熨之

種瓜

步騰拾葉

董鵠拾葉寫書

編柳

孫敬編柳寫經

陰樹

魏收坐床陰樹讀書

斷壑

范仲淹

流粟

朱買臣見御覽

漂麥

高失稻

顧惟讀書失稻不覺

絕糧

王歆絕糧讀書不輟

燎麻

劉峻畫荻

歐陽

竊肉

王劭閉目精思家

忘羹

劉節燭

郎茂讀書家為節燭

減油

沈約親為減油

置燈

范純仁

藏火

祖瑩藏火灰中

廣鈔異書

劉峻袁漢

竊讀官書

楊誠

獄中受書

黃霸崔瑗

陌上懷書

崔琦

市肆閱書

王充

野地錄書

董鵠

負板挾書

董遇

招誦書

隗禧

借讀人

書

任孝恭劉焯

留讀人書

鄭樵遇人書必留讀

卧用警枕

司馬光

卧不蓄枕

李銓

凝塵滿席

馮道韋愛

落燼數升

呂思禮

為人傭

書

闕澤崔光劉芳

為人傭作

侯瑾王延衛颯

為人都養

孔安國

為人厮

役

陳實

為人僕隸

王蒙

為人僮奴

游明根並見傳

誤入人家

劉臻褚遂

良

不交人事

薛瑞崔林

不問家產

崔玄伯譙周

不啓家書

胡瑗

觀伎樂

王瞻

不通權貴

阮孝緒拒王晏不見

不窺天子

韋愛

不對吏

人

狄仁傑

日進三卷

宋太宗

夜盡十卷

沈約

東觀讀書

黃秘香

閣觀書

張纘李邕

十年不歸

胡瑗

七年忘返

樂羊子

門庭著紙

思

左戶牖置筆

王充

廁上誦詞

錢惟演

廁上索文

歐陽修

寒暑

不輟

劉宣徐曠將入

晝夜不倦

鍾會范雲沈峻李瑾樊深江總庾仲容溫子昇

盥櫛

不御

虞世南

寢食不思

郎茂劉恕譙周皇甫謐等

慶弔不行荀爽徵辟

不就

褚陶徐苗

目不窺園

董仲舒三年一云十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手不

釋卷

馬懷素呂思禮于休烈李磎仕宦不釋卷劉曷魯肅崔林辛術軍旅不釋卷劉實王起趙逸崔

元翰

耄耄不釋卷司馬光童稚不釋卷裴皞亂離不釋卷皇甫謐裴漢疾病不釋卷餘不盡書

讀卮言所記古今博物事偶憶史傳小說中有相類者

并疏左方

中固多博極士然或由神解或以術推不專問學至偶中亦有之卮言大略同鄭

公孫僑知實沈臺駘知黃熊

晉平公夢

魯展禽知爰居

海鳥

避風漢傳毅知西域金人胡僧知昆池劫灰蔡邕知焦

尾琴柯亭竹魏嵇康知石髓晉荀勗知勞薪摯虞東

哲竝知曲水

二子各證舊文束事覺稍古耳

張華知蛇化雉知洛鐘

鳴知武庫火

以積油故見太平御覽樂藹下

郭璞知驢鼠

大如水牛灰色見景

純傳

宋陸澄知崇禮門鼓齊徐之才知瘤骨

作刀柄見御覽

梁

武帝知海濱巨龜

趙昭儀所化見飛燕別集

劉杳知張仲師

長尺二寸

知騫毘王杰公知蛇鶴二珠知火浣布知高安國鹽

知天竺國鏡知八風谷酒知扶桑繭絲

杰公事竝見四公記

後

魏趙逸知晉時寺址知宋世浮圖

見廣記
異人類

隋崔頤知

藍田玉人

漢文帝所造具冠
幘見太平御覽中

唐李百藥知瑯琊稻

徐陵

文郝處俊知無脂羊張柬之知影蛾池

上官儀詩

唐玄宗

知龍皮扇王維知霓裳第三拍葉法善知白蝙蝠精

張果真形

青城王老知太元仙衣鄭欽悅知中山石銘賈

耽知蝨癥知火尼知藏粟

見雜俎
及廣記

江陵書生知息壤

太平廣記

建中時道者知脉望

蠹魚蝕神仙字所化其
形如規髮服之長生

又

春秋陳章知胡克折齒

齊桓公得折齒方圓三尺
陳章對曰此秦胡克齒也

鳴鵲唳中人

齊桓公得鳴鵲殺之唳中有人長三寸三分陳章曰名李子教見博物志公

孫僑知浮游

共工之卿化為朱熊晏嬰知盤庚長九尺餘大下小上知伊

尹

大上小下赤色而髯三神俱夢中所見出汲冢內

史過知莘縣神

丹朱所化觀射父知重黎鄭子知鳥官蔡

墨知蔡龍氏介葛盧知牛鳴師曠知絳縣老人年

竝見

國語

左傳又知太子晉年

汲冢周書

漢東方朔知東都短人

御覽

賈逵知神雀

漢書本傳

張敞知宣帝時美陽偽鼎

冊府元龜終

軍知鼯鼠

冊府元龜

魏管輅知宋無忌妖知易中九事

本傳

王粲知漢時玉珮遺製

元龜

吳諸葛恪知桑熟老龜

傳注

六朝雷煥知枯木照妖知豐城劍氣

續齊諧記

劉杳知松

字偏旁知姓譜血脉

並見南史本傳

劉顯知獅子何色

南史本傳

樂鵠知積油為灰

元龜

王僧孺知古人以石為針

南史本傳

潘京知武陵郡名

止戈為武高阜曰陵見元龜

范雲知白鳥所由

至

齊高帝時事見元龜

裴子野知滑國

即白題同貢者見南史于楚傳

續咸知

有新氏衡石

元龜

崔贍知羊腸坂

本傳

魏収知人日徐之

才知蛤精

並見北史本傳

杰公知六女國

梁公記

唐許敬宗知

濟水褚遂良知雄雉見秦元

元

周焦君知古岳瀆經

廣記

元行冲知樂器名沅咸

孔氏

楊収知姑洗角

出處

張

一行知帝車七曜文

王勃文帝車南指道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張

燕公不曉以問一行

知其劉禹錫知巨額老拳

詩杜甫義鵬行語

老拳見石勒傳張率更知玉磬

隋唐

房叔道知湖

目蓮子也此事本六

陳倉童子知弗述

秦時事也

唐前以載段成式知畫菩薩光

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日有光此事在

贊寧知畫牛前

見雜俎廣知類五代陳陶知狼星直日

江南主晨起於殿前得殘

獸一足無知其故者以問陳陶陶對陳崇實知鼉見
曰昨夜乃狼星直日也見詩話總龜

光錄江南士人知天雞有二說載爾雅江南士人因主
司出題問此無能答者見

談苑宋王介甫知玉樓銀海玉樓肩也銀海眼也蘇子
瞻雪詩用二事出道書見

詩話蘇子瞻知錦瑟詩李義山詩寓適怨清和意
黃魯直不能解眉山告之黃魯

直知喚起催歸二鳥名也
韓退之詩劉貢父知黃耳非犬也乃
童僕名見

詩話劉克知人日陰詩自元日至人日各有所
屬某日陰則某物歎也又知烏

鬼鷗鷗也說載王貽孫知男女皆跪禮對太宗問也
圖經筆談云王貽孫知男女皆跪禮見玉壺清話

李公麟知玉壘文見宣和畫譜
及宋史本傳沈存中知棊局數用共

五十二萬子胡旦知束帛詩話黃常明知孟勞寶刀

而盡局之數介甫詩用之丁公言知唐酒價真宗問唐酒價丁以

見詩話總龜人又舉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馭之余戲謂價之多

寡由酒有美惡耳工部貧客又蜀酒固不得埒價新

豐也又仲尼知玉羊見高氏緯略引韓詩外傳云魯哀

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

際其身玉其肝土也公使殺視之果然此又與羴羊

事元萬頃知離合詩見舊唐書本傳郭侍封被圍作

之朱子奢知燒尾事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火燒其

謂之燒尾貞觀中太宗以此問朱子奢朱子以此事

對一說虎變為人惟尾不變須燒乃似人見封氏見

聞張果知漢武時鹿唐玄宗時得鹿以問仙人張果

然見神仙通張璪知海蝦蟇齒方圓二尺亦伊祁玄鑑張果傳中

解知龍虎玉見太平廣記唐憲宗時異人伊祁玄解至時西域進方圓二玉舉朝莫能名憲

宗以問玄解玄解對云圓者龍玉方者虎玉也詢諸貢者果云圓者漁人所得方者樵夫所致人始信服

云尹拙知白馬祠舊典宋史劉恕知五代別將行履

傳本王介甫客知虹玉圍腰語見高氏緯略虹玉圍腰唐人常袞語也王介甫

作謝玉帶表而偶缺一故實作對一門下客曰何不

用虹玉圍腰語介甫大喜即用之惜門客名氏竟不傳尤延之知河魼原起楊廷秀與尤延之食河魼楊問尤河魼原起何典尤因舉

左太冲賦及劉淵材注答之楊檢驗二處信然始大服尤之博洽呼之為書厨云見說郛所鈔坦齋筆衡

中王仲行知天吳字音

見談藪云李大異為廣西帥嘗誦杜天吳紫鳳之句顧坐

客云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見何書客莫對王獨云後漢書戴就被叔獄吏燒鋸斧使就挾之注引

何承天纂文鋸音華又詩不吳不教不吳不揚亦皆音華李公稱善衆咸服其該洽云今刻說海無此事

非也

葉寔知玉桺

坦齋筆談

湯思退知生婦人出處

本三國志事見

說郛

又六朝王筠知霓字音五代張策知偽鼎

見合璧事類中

徐鉉知象膽宋竇儀知乾德四年錢沈括知天祿元

耶律楚材知角端

並見史及諸襍說凡卮言引者悉不錄又說郛載宋某人知酋耳知

肉芝

古文奇字之難辨有甚於事物者別而錄之於後

李斯識周冢玉文八字叔孫通識周冢玉文二字嵇康

識抱犢山神書東晉識汲冢竹書江淹識玉鏡竹簡

古文劉顯識古文尚書斷篇又識魏人遺梁古器隱

起文王僧虔識科斗書周官闕文范雲識秦望銘韓

愈識誅鮫雷文李協識漳泉界銘東平李生識石壁

遺記兗州魯生識古銅盞篆文

又張敞識美陽鼎
文高佑識玉印文李

斯叔孫通不盡識周冢玉文

凡八十字斯通共識十字

郭璞束皙

不盡識穆天子傳文郭又不識會稽鐘文

景純本傳

張華

不識顯節陵科斗文

即束皙所識者已見卮言

任昉不識尚書古

文

王僧虔識

姚詵不識中山石銘

鄭欽悅識

鮑照徐爰蘇寶生

不識青州墓銘

賈希鏡識已見卮言

王僧虔不識玉鏡竹簡古

文

江淹識之

王起不識齋門二字段成式不識鹿杯古文

沈括不識漢東雷文

扶疎類栢葉見筆談

至秦漢子書謂泰山

封禪文字萬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則謬談也

埜客叢書云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
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
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方朔識之二
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莫識東
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
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頤備五色而多青
光武問百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乃鸞也余
歷考博識事自謂庶幾足補卮言之缺近讀此事遺

數條學之難窮如是因續志之

畢鸞疑即畢方
事字之訛也

叢書又云緗素稊記云永叔啓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
犁枚臯屬文徒自慚於骯骯沈元用啓讀撐犁而靡
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撐犁事竟不
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
撐犁事案傍有奚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
也言匈奴稱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
然則不識撐犁乃皇甫謐事歐公謂陸機者誤也按

此書吳人王懋著當紹興淳熙間成而不見端臨通考蓋其時未行世也

說郛亦引不見此

古書中奇字難識者已備載卮言中自餘傳記所錄字率不存即博雅所徵徒存故實而已獨王璠編事所傳古鏡篆文十二字尚見太平廣記然其說甚詭誕不足信也

六代文人之學有徵事有策事徵者共舉一物各疏見聞多者為勝如孝標對被王擢奪簞之類是也策者

暗舉所知令人射覆中者為優如沈約得三劉顯失
一之類是也齊梁之交此風特盛亦猶晉之清言

大約徵者如杞不足徵之徵策者即漢世射策之策然
梁武與劉峻徵錦被事亦謂策者自上臨下之詞實
非策也惟隸事與徵義同

六朝策事唐宋技士悉其遺風惟徵事絕不復覩僅段
成式溫庭筠以一物傳簡往來遂成卷軸又段嘗出
獵得兔數十頭遺父寮屬每頭疏事若干其下比僚

屬傳觀無一重者又元陳剛中呂徽之徵驢事數十條皆或有之惟徐氏兄弟徵猫事非實錄非段呂學過二徐以驢及兔事頗衆也徽之見輟畊錄其人快士第匪陶氏幾弗傳小說尚爾著述其可廢哉

南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以縈念今公少即執掌王家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帙未必勝僕儉不謂然後與何憲輩徵事咸屈於澄廼服其說余每讀澄言輒嘆其親

切有味非身有之弗能道儉在齊亦稱好學聞澄語
便當了然顧驗而信即此知儉徒豪舉為名高耳儉
卒時年未四旬方身柄齊國又少負一時重望諸名
士咸出其門詎容有餘力廣讀異書今問崇禮門鼓
事尚載澄傳云

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
岐

即溫庭
筠也

續之岐乃以玉跳脫應大中喜命以甲科

處之為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曾問其事於岐岐

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
古絢怒甚後岐有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為此也詩
話總龜引宋某公謂南華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時
何據按唐詩紀事令狐絢嘗以舊事訪溫對如前非
問跳脫也宋人譌而一之可笑北夢瑣言跳作條亦
非蓋跳脫乃與步搖相屬耳

王慤云玉跳脫出真
語當作華陽第二

梁沈約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
策聊試數事第毋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又韋載

宇德基年十二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隨問輒對按顯於十事尚不能全得而載獨舉對無餘者以漢書當時藝習者衆或載所專精且顯或以童子易之事非甚僻故也若劉沈五策則廉蔭鬪於鼠穴各極所難勢自不能無得失凡評論古人文章學問務以此意求庶得其實不爾則韋之學乃過於劉而沈遠不及豈事實哉

又六朝張綰受策百事得九十四第失六事因呼百六公

又韋纂仕齊為記室沈約嘗稱於梁武曰恨陛下不與

此人全時其學非臣輩也二韋一族載十二即受策
劉顯穎敏固已絕人異時第以職任稱而不聞學問
著固知業廢於半途者衆矣

何憲傳稱其直閣日諸文士雜取四部書質之略無遺
失可謂該矣然胡至一寤於陸而再奪於王也任昉
不識尚書古文而王僧虔識之王僧虔不識竹簡古
文而江文通識之然淹之該博實不逾昉大槩一事
之短長耳必諸劉張陸輩斯無間然

南唐徐鉉與兄鉉徵猫事至七十餘古今猫事有限即
經史詩文單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
自相誇詡世不詳察徂為實然耳梁武沈約徵覈事
僅十餘條則吾頗恨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
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雖宋初然李昉宋白及諸
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猫事不過十餘二書之輯鉉
與其間胡不舉鉉七十事實之也蓋古今故實載籍
具存歷世類書咸可按覈或間有漏遺決非懸絕余

斯議自謂老吏斷獄博洽君子幸更詳焉

唐武宗製乃宀二字以試王起起言臣於三教書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饕餮二字耳此二字羣書未見武宗笑曰向試卿耳二字實吾所自製按起謂二字羣書未見可也謂三教書所不識者惟饕餮二字則大誣也即穆天子傳中字不可識景純無注者不下十數况窮三教書寧止此乎蓋古文自有不可識者前人既無訓釋後世曷自推詳若偽撰之書目所未接

博極之士固能辨之然亦必遍窺四部夙究三倉庶
幾斯語政恐非起所辨倘逢劉顯之策立見其窮矣
強記則博聞博聞必強記此常理而不盡然至博聞強
記而不解把筆者又比比也乃文章烜赫之士於載
籍涉獵而已淹通該洽之任往往謙讓未遑豈人力
固所難兼將造物陰為限制耶然漢唐以上諸大家
則無不博涉也其弊自宋開之

張安道過目不忘而在宋人中無聞該洽此強記而不

博聞者也司馬君實幼稱不慧而淹通經史世號大
儒此博聞而不強記者也劉原父強記絕人博聞無
比而歐謂其文章未工此博聞強記而短於文詞者
也歐蘓俱以文章名世而安道訝子瞻再讀漢書原
父惜歐九不甚讀書此文章烜赫而短於博聞強記
者也然歐蘓皆有功經學亦前文士所無

原父亦以
文名宋此

據前人
論之

或問蘇子瞻讀書之法蘇曰讀書如錢穀兵農及諸事

物之類每一事作一次理會可以終身不忘子瞻非
強記者即此可見以余論之長公所言實讀書要法
第頗費工力耳子瞻嘗問一後進近讀何書其人答
讀某書子瞻輒問其中有某好亭子其人愕然罔措
不知子瞻所問即前意也

餘冬序錄云歐陽永叔為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
後下筆蓋其慎也東坡即不如此觀洪景廬直院時
所聞院卒之事可知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戾者

數十事坡仙大才製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
人本子上尋行數墨古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
可為法耶按右二事二公俱非強記者可見然得失
大有歸也

劉原父兄弟皆博學窮經傲睨歐蘇王氏間而製作不
甚傳沈存中筆談持論精確然往往有輕發者正坐
不檢出處故也江鄰幾雜志宋人極推今不傳略見
說郛

兩山墨談謂洪景廬深服蘇子瞻以老卒言不檢冊子
故然子瞻用事多誤病正坐此洪素以博洽自居其
推服子瞻當別有謂第洪所著隨筆事實矛盾處亦
復不希古人所以嘆目睫也

宋人王介甫在當時諸文士中號為究心問學者真亦
雋才假以年詎可量徒以新法流弊并終身所善沒
之歐好古於金石頗覩一班蘇赤壁二賦清空瀟灑
大得盛唐景趣而詩反為事束兩失之云

庚溪詩話云曾子固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璪作守
歐公荆公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禮一
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不交一談既
而召子固書室謂曰人皆謂公曾夫子必無所不學
也子固辭避而退因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
終不可其意廼曰吾試為之即令子固書曰六經閣
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
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

有意廣讀異書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跂初登科以賢
稱就亳州見劉貢父談論皆劉所未知以道又言少
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
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真為學也據右宋人所述
則南豐似亦不甚讀書蓋文與歐王蘇氏等而學又
不及伯玉非庚溪筆之殆同草木謂小說可廢乎

又宋子京嘗與李邯鄲飲酒隸僻事不勝者輒飲之坐
客遂皆潦倒而出宋人隸事僅見此張安道世推強

記止劉貢父所紀黃巢一事然余以唐書較之殊不合則所謂強記安在并貢父亦失之不考也

詳二酉綴遺中

夢溪筆談云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數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為之記自書於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畫水之因曰設於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

以屏為反坫耳麟謂反坫事出論語不應其人疎陋
至此按宋黃東發云反坫鄭注為坫在兩楹之間反
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耶按郊特
牲旅樹反坫內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
坫康圭士虞禮僕於西坫土則累土而為之皆可名
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
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囧阿反坫注曰
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臺

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面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
門相連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若東發之言蓋亦以
反坫為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持
論多覈然未免有輕發者茲類是也

朱元晦云程泰之演繁露其零碎小議論亦多可取如
辨罌恩之類某頃因看筆談中辯某人誤以屏為反
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辯未
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辯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

文誤耳右見語類所記近續讀得茲說并識之然則
文公固亦疑此蓋某公自本說文非誤憶也余所見
竊謂不誣世人幼習傳注忽覩此大是駭聞沈博洽
自信故勇於譏之第某公有知又將以沈為不讀說
文矣甚矣辯難不可不審而援引不必驚奇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
節沈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沈香兩
木元異雞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

香自是樟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
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迴殊元非同類
右筆談所論段氏專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可謂漢
庭吏筆然此譏亦本山海經余考成式所引書多出
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書大半不傳故沈
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可徵也

惟唐本朝多
誕則段為之

夢溪筆談云江南陳彭年博學善史於禮文尤所詳練
歸朝列於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

故事頗為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按郎瑛類藁載武林張某者每縱談古今人詰其所出則厲聲曰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夫廣記何秘之有楊用修亦頗用此譏如衝波傳之類司馬君實講經為村老難不介意真仲尼徒也

又明道雜志云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

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
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
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
進大年乃大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
不復簽矣較二說則彭年學問誠為當世所服世但
知江南有徐氏兄弟彭年殊寡稱者因記此然冊府
元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修當無復遺恨余間
讀之疎漏處亦不少益知學問無窮也

彭年葉駕或
果有典故不

可知觀反玷一事
知沈語難盡憑也

蘇長公用事多誤由才高意爽不屑屑檢冊子耳洪景
盧隨筆指摘凡數十處大槩得之第亦有不盡然者
費袞梁溪漫志一則云東坡和潛師放魚詩況逢孟
簡對盧仝不用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
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為子美耶予按
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以上俱費氏說蓋事載
六經語孟者人所童習通曉一出名公手一或牴牾

必他有証佐不得視同諸書所出驟加誚議也第坡亦應自注以免人疑

王伯原曰演繁露搏黍為鶯不知何出蓋未考詩葛覃注也緇素襍記不知麥秋出月令熊改齋漫錄考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出於詩乃以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為始若此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又引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疏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

今按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而西南夷傳朱輔疏中有之蓋沈誤以輔為浮也噫程沈二氏宋世共稱博洽而猶若是考訂可不審哉

高似孫有繁露語見齊東野語今不傳

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按此與寶儀乾德事相類而沈所徵叛臣年號尤僻世絕無傳之者因

錄此

乾德錢事石林燕語以為虛多遜與他傳記互異當考

又云國史纂異載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
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
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
此妄也法月律為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
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懵然者之為也叩其一安知是
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
之此欺誕之甚也按存中此辯甚精蓋記事者不能

無溢詞耳

程泰之當廷中對事必援古引今備極證據人主不悅而出之此又與梁武惡劉孝標異宋時人主直是懵然不解耳然程他日著北邊備對尚以鄉日所對未詳為恨可謂不負所學矣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臂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

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

以上俱紀聞語

近王長

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胷足大可怪也余時不解胷足之義讀此了然

紀聞又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見蔡順傳注按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伯厚嘗引王徽之言謂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此意非真好學者未易驟領會也

又古今注禿鶩一名扶老扶老亦見太平御覽草木類

夢溪筆談云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
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
不通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
昔耶成式以昔耶為瓦松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瓦
松乃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豈得謂崔融耶然昨
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陳
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

清異錄折瓦松字
為一元木公可笑

楊用修藝林伐山云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

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
按圖索駿以蝦蟆為馬即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
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按用
修每證一事必令阿平絕倒而此以天祿為蝦蟆尤
可笑陳晦伯但引瑞應圖以駁之似未明了余按沈
氏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
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
然犀不言有鱗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後漢書中平

三年鑄天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據此則此獸宋時固已入貢沈存中辯之甚明用修於筆談亦不點目耶夫天祿與蝦蟆竝言即為蝦蟆與辟邪竝言即為辟邪耶天祿辟邪眠莓苔乃黃庶咏假山詩

以天祿辟邪讐怪石耳豈丘墓謂哉

詩載韻語陽秋乃宋人絕句耳

王性之鶯鶯傳跋云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緣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以上俱王語余每為之擊節今去唐千

餘載而微之事一經考訂萬口同然學者誠博閱古今漁獵既廣識見自融而加以精心綜核即前代之事信亡弗可考者至如身履其間數言尤為曲盡如宋洪景廬明楊用修非不旁蒐廣涉正以輕於立論遺誚後人讀王氏此跋可謂良工苦心至於斯極而斯人在宋未嘗以博洽知名且徒得屢書之詆何耶余讀王所著樹萱錄默記等大都小說家流其所論辯自鶯鶯一傳及魏泰碧雲騷外絕不復見豈其徒

能空言未竟行事耶或因一事之得偶合立言耶余
酷有考訂之癖視所稱丸礫在懷等語不啻過之而
證驗古今亦時時有自得者漫錄其說以驗後之君
子

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昔人
所見豈必皆長第文字烟埃紀籍淵數引用出處時
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訛謬萬
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繹旨歸統會殊文釐正

脫簡務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已見可也
今偶覩一斑便為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

昔人之說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韙之亡當於吾
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徇
名此稱物之衡而尚論之極也今明知其得而掩為
已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為大雅當爾耶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三